



Sixty Years of Taking Ideas to Market

Concept and
Controversy

概念与交锋

市场观念六十年

〔美〕 华尔特·罗斯托 (Walt Rostow) 著

王 琛 邝艳湘 译 曹荣湘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Concept and Controversy

Sixty Years of Taking Ideas to Market

概念与交锋

市场观念六十年

〔美〕 华尔特·罗斯托 (Walt Rostow) 著

王 琛 邝艳湘 译 曹荣湘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5-433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03 as CONCEPT AND CONTROVERSY: SIXTY YEARS OF TAKING IDEAS TO MARKET by W. W. Rostow,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Texas, Copyright © 2003 b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非经书面授权,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摘录、复制或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概念与交锋:市场观念 60 年/(美)罗斯托(Rostow, W. W.)著;王琛,邝艳湘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4

本书原文:Concept and Controversy:Sixty Years of Taking Ideas to Market

ISBN 978-7-80211-426-5

I. 概…

II. ①罗… ②王… ③邝…

III. ①罗斯托(W. W.)-生平事迹 ②罗斯托(W. W.)-经济学-思想评论

IV. K837.125.31 F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0999 号

概念与交锋

出版人 和 龔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 66509366(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28.5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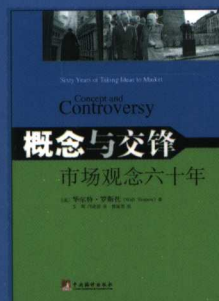
Concept and Controversy

市 场 观 念 六 十 年

【作者简介】

华尔特·罗斯托 (Walt Rostow), 1916年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耶鲁大学, 1936年获硕士学位, 1940年获博士学位。期间, 即1936~1938年, 赴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讲授历史学和经济学。曾长期在美国国务院工作, 担任过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现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政治经济学终身教授。著述甚丰, 有三十多本著作问世, 其中包括《经济增长的阶段》、《世界经济、历史与前景》、《从大卫休谟到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家们》等。

Sixty Years of Taking Ideas to Market



策 划 / 董 巍
责任编辑 / 曹义恒 董 巍

封面设计 · 田略工作室 (010) 87733280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鸣 谢

·感谢所有参加本书中各项事业的人,尤其是:

尤金·罗斯托(Eugene Rostow)
理查德·比斯尔(Richard Bissell)
爱德华·梅森(Edward Mason)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
弗雷德里克·安德森(Frederick Anderson)
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
康斯坦斯·巴宾顿-史密斯(Constance Babington-Smith)
马克斯·米利肯(Max Millikan)
C. D. 杰克逊(C. D. Jackson)
让·莫内(Jean Monnet)
冈纳·米尔达(Gunnar Myrdal)
艾伯特·克尔温(Albert Kervyn)
菲利浦·德塞尔(Philippe de Selliers)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
纳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安德鲁·古德帕斯特(Andrew Goodpaster)
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
B. K. 尼赫鲁(B. K. Nehru)
林德·约翰逊(Lyndon Johnson)
迪安·腊斯克(Dean Rusk)
亨利·欧文(Henry Owen)
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
布鲁斯·托德(Bruce Todd)
罗伯特·拉剔肖瑟(Robert Rutishauser)
里维伦·兰德斯(Reverend Lands)
贝蒂·赫兹佩斯(Betty Hudspeth)
马莎·加西亚(Martha Garcia)
弗兰克·比恩(Frank Bean)
乔斯·德尔瓦尔(Jose del Valle)

·最需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埃尔斯佩思·戴维丝·罗斯托(Elspeth Davies Rostow)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回眸:1916 ~ 1938 年	5
第二章	空军在欧洲的运用:1942 ~ 1945 年 ——盟军本应该在欧洲赢得战争吗?	36
第三章	美国和苏联:1945 ~ 1989 年 ——波兰问题是关键	73
第四章	斯大林之死:1953 年 ——时机不再	115
第五章	开放领空:1955 年 ——失败未必无益	163
第六章	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的对外援助:1953 ~ 1963 年 ——胜利凯旋	224
第七章	大韩民国 ——我与奇迹沾上边	309

第八章	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反通胀努力:1957~1972 年 ——创新应该制度化	318
第九章	中国:1949 年及其后 ——民主建设有待加强	339
第十章	越南和东南亚 ——该不该切断胡志明小道	363
第十一章	城市问题:1991 年及其后 ——预防还是治疗	390
第十二章	人口:现代日本的第四大挑战 ——21 世纪的中心议题	407
第十三章	长期与短期 ——贯穿本书的主线	423
第十四章	最后两个反思 ——20 世纪和 21 世纪:个人和历史	432
人名中英对照表		437
译后记		449

图 目 录

图 9.1 中国经济增长的起伏,1953 ~ 1993 年	347
图 9.2 中国的不利因素	348
图 10.1 东盟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在世界制成品总出口中 的百分比,1960 ~ 1979 年	383

表 目 录

表 2.1 1943 年德国单引擎战斗机的月产量(架)	49
表 2.2 德国成品油总产量和总进口以及飞机燃料 1944 年 1 月 ~ 1945 年 3 月(千公吨)	64
表 3.1 苏联的工业增长率和年均增长率	106
表 3.2 1961 ~ 1986 年工业产出年均增长率	107
表 7.1 1935 ~ 1964 年韩国入学人数的增长(千人)	312
表 7.2 1980 ~ 1997 年韩国所处的经济增	316
表 8.1 1957 ~ 1965 年美国的一些经济指标	335
表 9.1 中国和印度人口变化的部分事实	354
表 9.2 毛泽东选集的引文	359
表 10.1 亚洲的增长业绩比较(人均 GDP 和实际 GDP 增长)	380
表 10.2 亚洲国家的制造业增长率(以不变价格表示)	381

表 10.3 亚洲的教育水平指数:1960 年,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和 1981 年	382
表 10.4 亚洲与健康有关的指标:1960 年和 1977 年	382
表 11.1 黑人和其他人口与白人在失业率上的恶性循环问题, 1948~2000 年 12 月	396
表 11.2 以种族分类的德克萨斯州的人口构成,1990~2030 年	398
表 11.3 按种族和血统划分的美国人口,2000 年和 2020 年	405
表 12.1 以收入水平衡量的总人口生育率:1965 年,1987 年, 1997 年,2000 年	410
表 12.2 几个转型国家的总人口生育率,1972 年,1992 年,2000 年	412
表 12.3 各收入水平经济体的死亡率(不包括中国的印度),1970 年 和 1992 年(每千人)	412

绪 言

本书是一本有关一位学者在 20 世纪的最后 60 年里，如何把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的著作。与其说它是一本挑选出来的文集，倒不如说是一本自传。全书第一部分写的是我的早年生活，我的观念和信仰就是在这个阶段由遗传、环境和偶然事件神秘混杂而成的。我成长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战时的情景给我的职业生涯打上了烙印，并形成了我研究战后世界困境的方式。让我慢慢道来。

我出生于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六个月前，成长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短暂的繁荣时期。然而，我的少年时期却是在萧条的阴影中度过的。20 岁时，我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后，我的职业生涯就穿插于三个领域，即学术界、政府部门和一心推进经济增长的实践领域，这是一个既要有思想又要有行动的领域。在把理论应用于具体现实的欲望的驱使下，作为一名发展经济学家，我首先把注意力放到了战后的欧洲，接着开始关注发展中世界，最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家乡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弱势群体。总之，我的职业生涯穿插于三个领域，经过了 40 年的冷战时期，并进入了 21 世纪。在我这种三分天下的生涯背后，则是一股执著而有意识的动力，即通过把短期和长期力量结合到一起，让抽象的观念转变成现实的政策。这也是我的学术生活和我作为一名政府官员的工作的有机结合。

在此，应该特别提及在第十二章中反映出来的、我的学术生涯的一个特别时期。在研究经济史的过程中，我一直对人口增长的过程保持着密切的关注。作为一名经济史专家，我试图把人口增长率同经济增长阶段联系起来。我自始至终认为“树高不及天”，因此，我相信增长是有极限的，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我才确信增长的有限性会如何来临。

在《经济增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此书起初是我 1958 年在剑桥大学给本科生上课的讲稿——我留下了一些篇幅（英文原版

第90~92页)来讨论“大众高消费及其他”，我断定，在冷战时期：

对这一代人（也许包括下一代人）来说，在当前这个时期，路上站着两只“拦路虎”。首先，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是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管理，那就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其次，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南半球都已经积极地进入了“起飞”前的准备阶段，或者已经开始“起飞”。这些国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们必定来临的“起飞”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短时期内，我们是否会看到一大批新的政治领导人在他们的新型成熟技术的诱惑下向我们展开进攻，或者反过来说，我们是否会看到一个全人类和解的时代。

在20年后的《世界经济》（*The World Economy*）一书中，我花了更多的时间，来检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否会随着食品、原材料、水和空气变得越来越昂贵而影响和约束经济增长（英文原版第六部分，“世界经济的未来”，第571~658页）。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花脑筋思考了一下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这样的时代，即增长是否会受到货币本身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太富裕了）的约束（尤其是英文原版第154页、第796~798页）。我的结论是，人类要迈进为如何花钱而烦恼的时代，还早着呢。在1990年的《从大卫·休谟到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家们》（*Theorists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David Hume to the Present*）一书中，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理清这一事实，即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已经很低而发展中国家仍然保持很高的人口增长率。这两类国家之间的人口比例的根本性转变已依稀可辨。我的结论是：

目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国际社会很可能在未来几代人中，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同时面临人口的过度增长和过度减少。当前的人口统计数据已然富足，但人们对决定人口生育率的各种因素却了解得不怎么透彻。也许在某个时候，那些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有关如何确定最优人口规模之类的问题又会出现，假如它现在还没有来临的话（p. 457）。

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眼前面临的生长问题不仅很多而且很严峻。在随后的篇幅里，我会再次提及增长的有限性这一问题。

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20年过去了。不仅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口生育率

在1965年后出现了迅速下降，在许多吸引我注意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生育率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我对人口数据的研究越多，我就越加意识到我们正在面临一场清晰而紧迫的危机。因此，我写了《人口大裂变》（*The Great Population Spike*, 1998）一书，并在诸位眼前这本书的第十二章里继续探讨人口政策问题。当然，这一章也只是我最近集中探讨21世纪已面临和即将面临的问题的政策性文章之一。

我已年过八十，但我仍坚持参加学术活动和有关的社团事务。对我来说，回顾过去也许是时候了。毕竟，我那年轻时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父母是按照华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名字给我取名的。在此，我也借用他的名言作为我的回顾的开始——“回眸是一趟旅程”。

在本书所选择的11个情节中，有6个情节属于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我先是艾森豪威尔（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政府的一名顾问（1953~1960年），后来又做了华盛顿政府的一名官员（1961~1969年）。我在本书所表达的观点与以前所写的观点是有所差别的。对这一时期的详细情形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我的《世界舞台中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rena*, 1960）和《权力的扩散》（*The Diffusion of Power*, 1972）这两本著作。后一本书也包含了一大段关于越南的内容，以及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所持的观点。讨论越南和东南亚的那个较短的章节（第十章），尽管与以往前的观点相一致，但还是谈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问题：在越南问题上，如何组织一场连续的辩论才是最有用的？

在本书的五个章节里（第二章至第五章和第七章），我利用了自己围绕观念和行动主题所写的一系列著作中的材料，这些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便已由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简短的作品含有大量很难被忽略的文献和资料。不过，不管如何，我如今从这些章节所得出的结论，反映的都是自己2002年的观点。

回顾这些年，我发现在著书和工作（例如，担任总统的助手或者在大机关工作）之间还是有一些分别的。在工作中，一个人必须学会分清楚建议和职责的不同。正如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经常说的，如果你给总统提供了一个建议，结果搞得很糟糕，你所能做的就是辞职并从此不干了，总统则必须为自己的决定对公众和历史负责。除了第一章，我在其他章节的结尾部分所作的反思，都尽到了身为作者的责任，也秉持了身为作者的自由。

本书大部分内容都是讨论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少部分也涉及国内政策问题。我大致按照事情发生的年代顺序来安排章节，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国内问题（例

如对外贸易收支平衡、国内通货膨胀等)对本书所讨论的外交政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以总统的观点来说,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并且总统从来不允许把它们分开来处理。

在为本书及其原文撰写致谢时,有一点我要说清楚。那就是,在我的人生事业中,我从来就不是孤军奋战的。但是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当凯恩斯劝告人们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时,我认为他错了。我宁愿相信:“长期陪伴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关于致谢我还要加上一句。我需要罗列许许多多的人。在我闭门写下自己碰巧参与的政策问题时,我每一步工作都获得了许多友人的帮助。确实,这个名单必定很长。从大的说,它包括了美国的几位总统;从小的说,它包括了东奥斯汀与我同甘共苦的两位小学校长。当他们每天晚上上床休息时,都在为明天如何让我做好工作而伤脑筋。他们都为自己和别人尽到了一份责任。

我从不认为我是孤独的。事实上,在高度国际化的美国大学里,没有一个教师会为手头的事情感到担心。正如我在和金载义(KIM JAE IK)聊天时所想到的(第七章),美国和英国的年轻人在度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不太光荣的历史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终于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确实,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很大的。但正如第七章和第十二章所说的那样,那些试图在21世纪的韩国制造出震撼的人也会面临同样的挑战。

在准备这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许多技术专家、部队战友的帮助,实际上也得到了许多反对我观点的人的帮助。他们的名字太多,无法一一列举,但我还是借此机会来表达我对他们的谢意。

特别地,我的工作得益于两个人的帮助,一个是我的妻子埃尔斯佩思·戴维丝·罗斯托(Elspeth Davies Rostow),另一个是我的朋友,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赫伯特·艾迪生(Herbert Addison)。本书的顺利完成,得益于他们踏实的专业工作,我欠他们的实在是太多了。此外要感谢帕特里夏·肖布(Patricia Schaub),由于她的杰出能力和出色工作,我每章的草稿才得以打印完成。

华尔特·罗斯托

2002年3月

第一章 回眸：1916~1938年

我的父亲维克托（Victor）和母亲莉莲（Lillian）分别出生于1886年和1894年，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生的那一代。他们通过言传身教，而不是压服和说教，将他们的价值观和兴趣爱好传给了三个儿子。大哥尤金（Eugene）出生于1913年，1916年我也出生了，我的弟弟拉尔夫（Ralph）则出生于1920年。我的父母亲分别都是他们大家庭中的长子长女：父亲有五兄妹，母亲有六兄妹。作为长子长女，按照那个时代的传统，他们尽了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让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弟弟拉尔夫，因为他在这本以学术和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书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和两个哥哥不一样，他的理想是经商，追求我许多叔叔们走过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尔夫志愿当了一名炮兵侦察员，艰难地从法国瑟堡穿越到德国齐格菲防线，因为1944~1945年的冬天第79师在这里陷入了困境。在那里，他的三人作战小组遭到德军炮兵的轰炸，他的两个战友牺牲，拉尔夫也身受重伤。经意大利撤离之后，他逐渐恢复了健康，并立马开始了他的经商事业。最终，他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小百货商店。较早退休后，他去了佛罗里达州，那里的冬天对他那残留着弹片的身体更有好处。他和他的妻子米莉（Millie）有两个很有天赋的小孩儿：维多利亚（Victoria）是华盛顿的一名律师和公务员，让（Ron）是卫生保健部门的管理人员。拉尔夫不仅是我的好兄弟，而且是一位老好人。

我的父亲维克托和母亲莉莲都喜欢思考问题，他们的房子里堆满了书籍。我们的家庭学术氛围浓郁。例如，我的堂兄罗伯特·罗圣保姆（Robert Rosenbaum）是我在耶鲁大学时的室友，后来成为英国剑桥大学亨利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他同时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受人尊敬的大学管理者。他现在已经退休，给那些来自康涅狄格州米德镇欠发达地区非常有前途的学生教授数学。但是并不是我所有的

亲戚们都爱学习。也许，对我们家族中浓郁学习气氛的最好解释是：学术追求应该受到尊敬。



父亲的全家福，左一为摆出拿破仑姿势的维克托，1900年或1901年
摄于俄罗斯阿里科夫（Arechov）

我的父母代表了来自东欧不同移民浪潮的一种汇合。父亲维克托出生在俄罗斯，在1904年他18岁时来到美国，那时的他已经独立和成熟。当父亲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我祖父经营的肥皂工厂干活，在那里他学到了化学方面的基础知识，而化学是他到美国后所致力领域。他还在家庭农场里工作过——但没有对泥土产生任何眷恋之情。

一个年轻犹太人的生活不总是平静的，这可以从维克托讲述的一次经历中窥见一斑。16岁那年，他所在村庄的居民遭到了一群来自邻近镇上喝得醉熏熏的哥萨克人的袭击。气愤之极，年轻的维克托第二天早上骑着家里的马闯进了哥萨克人的领地。在那里，他谴责了所有他遇到的男人，谴责他们袭击毫无防卫能力的平民。但他没有遇到他意想中的强烈反应，他遇到的只是沉闷的寂静。星期六晚上的袭击者正沉湎于世界级的宿醉。泄了气的英雄转了一圈后只好打道回府。

然而不久后，维克托又卷入了一场更大的斗争，反对沙皇专制和地方共产主义。他联合一群民主社会主义者，同共产主义者就列宁的小册子《怎么办？》展

开了辩论。争论的焦点是：献身革命的少数共产党人是否能像列宁所说的那样，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就可以规定“正确”的历史路线，而不用考虑绝大多数人的意见^[1]。从此以后，维克托信仰多数原则并试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但是他失败了。从早期同列宁主义的争论开始，维克托就一直厌恶共产主义。我记得我曾经问过父亲，他怎么看待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被带到我们在新泽西州欧文顿家里的一位年轻苏联公民。他明确地回答说：“在政治上，你追求的目标不是仅仅由你的正式宣誓而是由你使用的方法来决定的。布尔什维克比沙皇更坏，沙皇只是把持不同政见者送到西伯利亚，而共产党把你全家送到西伯利亚。他们做不出什么好事情。”

尽管维克托后来对“沙皇专制主义”做了不带偏见的评价，但当时的沙皇警察还是迫使他匆忙地离开了俄罗斯。来自秘密渠道的消息表明民主社会主义者将要暴动，家里决定，维克托和两位堂兄米沙（Misha）和格里沙（Grisha）应该马上去美国。

三人在里海的一个港口上船，经过苏格兰，然后到达埃利斯岛。（1904年真是个好旅游的好年份：一些外国汽船航线刚好为去美国的移民把下等舱的收费降到了10美元。）维克托和他的两个堂兄找了份当招待员的工作——父亲后来所说的一份他绝对没有天分的工作。他当时被解雇了吗？也许。但不管怎样，当他被布鲁克林的布拉特学院（Pratt Institute）录取并在那里学习冶金化学之后，他的事业开始节节高升。当时，一位仁慈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允许这位年轻的移民使用他的实验室。在那里，维克托集中研究了有色金属：铅、锡和铋。他一定在学术上和经济上都做得很出色，因为不久后他就能帮助整个家庭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附近的布卢姆菲尔德的一个殷实的农场上定居下来。

我的祖父，以前是一家肥皂工厂的厂主和俄罗斯的农民，但不知怎么的，却变成了一名新英格兰人。在儿时的记忆中，我常常跟他去他的地里捡土豆、李子或胡萝卜，然后一路吃个不停。接下来，我陪他一起跟在一匹他深爱的瞎马后面，去哈特福德卖当季的农产品。

米沙和格里沙在东北部过得不如意，不久后就搬走了。米沙去了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在那里他开了一家日用品商店。格里沙更具冒险精神，他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扎下了根。他以一家手表店起家，创建了一个包括培养学者、律师、公务员和商人在内的商业帝国。我1983年在墨尔本遇到了大约25个他培养的人。

对于我这样一位出生在美国的孩子来说，父亲维克托的俄罗斯经历充满了异国甚至浪漫的情调。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回忆这些远比回忆母亲莉莲的成